

亲人追忆

——徐润的曾孙徐希曾先生访谈

徐希曾口述 张秀莉整理

[整理者按] 徐希曾是解放后徐润家族在国内的法定代表人，他非常重视收集和保管与家族有关的资料。在访谈过程中，他不时拿出家谱、照片和他收集的报纸给我看。徐先生很健谈，我对他的采访不止一次，本文整理的这次谈话内容主要是他对亲人的追忆。去年徐先生也已追随他的先人而去，因此我觉得有必要将他的谈话内容整理发表，以为近代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提供一些资料。本次访谈于2004年9月26日在长乐路613弄8号徐希曾家中进行。

现根据访谈内容整理如下，为避免混淆，行文中有些地方将亲人间的称谓改为姓名：

徐荣村

我们家族中我最敬佩的人是徐荣村、徐润、徐宗汉。徐荣村（1822—1873）做事非常专，其他都不做，只做丝、茶，荣记丝号在行业中特别有威望。他还是第一个使用商标的人，英国维多利亚女王赠送的小飞人，他油印出来，贴在他的商品上。他的商品出口到英国不用检查。他还是个大孝子，为了讨妈妈喜欢，“二十四孝”（在地上打滚）。徐荣村看人很准，他到上海时其他人都不带，只带徐润。留给我们的就是1851年参加第一次世博会的金奖。

徐润

听我妈妈（徐希曾之母周氏）讲徐润的地理感特别清楚，而且经济地理观念很强。民族意识特别强，很小的时候就觉得中国人被人欺，他在宝顺洋行里很早就想自己搞。他主要开茶栈，直接到茶叶产地，他会品茶的好坏。徐润对子孙的婚姻很重视，一定要门当户对。大儿子徐少之妻子本在上海，后来去世了，在徐润的安排下娶了外蒙一个部落的公主。在东北举行的婚礼。徐少之的长子徐金生（即徐希曾之父），是徐润在东北开金矿的时候生的，故名金生。^①徐润最偏爱长子，徐少之继承家庭产业比较多，他没有出国留学，是徐家产业的主要经营者，世博会的奖牌和小飞人图画都交给徐少之保存。徐润60岁生日时，恭亲王送给他一副木雕山水画，与下面的架子中间有一圈写明祝贺徐润生日。徐少之又传给长子徐金生，金生又传给儿子徐希曾，但在“文革”中被抄家抄走了，当时的收据还在，但至今没找到那些东西的下落。

^① 徐润对子孙的相关记载：“三小儿名廷奎，字月诗，号少之，于甲午年五月初六日午时生一子，名金生。五小儿名廷康，字品诗，号子元，于癸巳年十月二十一日子时生一子，名开生。六小儿名廷藩，字康诗，号叔屏，于辛卯年五月初十日子时生一子，名申生。又于癸巳年八月初八日午时生一子，名柏生。七小儿名廷爵，未字，号建侯，现在天津西学馆读书。九小儿名廷勳，未字，号超侯，现在上海读书。”（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台北文海出版社1978年版，第85页。）

徐润家房子非常大,有个外国女记者去参观,都迷路了,家里的佣人就有 18个。^①

徐金生

徐希曾父母家的房子在巨鹿路 312号,靠近茂名路,徐希曾 2岁时搬进去的,听母亲讲是用 40根金条顶下来的,文革时被从这个房子赶出来。外面是一个很大的公园(当时叫宜夏邨)闹中取静,房子的风格是老式的美式洋房。父亲 14岁到英国读书,后考入牛津大学学习地质专业,与翁文灏同学。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回来的,在一战期间因为没有家中接济,生活非常苦,手上都生了冻疮。父亲 1940年去世,回国后担任矿业技术顾问,后期还翻译文学作品。母亲姓周,名周曼依(瑞青)无锡国专毕业,娘家是无锡的实业家,做棉纺和冶金生意。母亲结婚时有 8个印度人开路,送嫁妆的队伍有四五百米长。母亲被人称作“金刚钻太太”,所有的金银首饰都是真的。1973年母亲去世,虚岁 75岁。母亲长得和电影明星胡蝶相像,比胡蝶还要好看些。胡蝶还亲自开着汽车来看母亲,看到母亲后很高兴。^②母亲后来经营火腿厂,做股票,家里装了好几部电话都是报告股票行情的,母亲和姐姐晚上去舞厅,也是为做生意。母亲以淮海路上的饭店当食堂,这条街上所有饭店的人都熟悉她。她做事非常镇静,“文革”期间,红卫兵要来斗她,她先早早吃饱饭,并告诉儿媳一定要吃饱饭,否则挨斗的时候吃不消。

“文革”中红卫兵把铁链套在母亲头上,她被一次次抄家折磨,终因中风去世。

徐佩雅

姐姐名叫徐佩雅,他的丈夫朱铁夫是国民党空军,1949年后去台湾。朱铁夫原名祖培,系江苏省吴县桃花坞人,其祖父经营珠宝业,行销全国。他幼时就读于上海英租界公办之格致公学 12年,受中西方教育与文化的共同熏陶。徐佩雅对儿女回忆她结婚前住在“上海城里的一幢三层洋楼”。(《忆述父亲——兼我家二三事》朱铁夫的儿子朱爱鲁忆念,记于 1992年 1月 16日。)

徐廷爵

徐润的第四个儿子徐廷爵是家族中最早去外国留学的,^③到美国学机械工程专业,民族的理念比较强,对孙中山有所了解,儿子徐雨孙(华)娶了南浔四象之一——庞家庞青臣的大女儿庞心铁(庞莲的姐姐)。孙中山落难时,庞青臣曾给他一件皮袍,所以孙中山很感激他。徐廷爵后来做了京

① 徐润录过客女史笔记《东方人起居·中国名宦人住家》:……入其室,一若别有天地,恍惚在梦幻之中。……最可喜者各物均认真洁净,大房间俱雕刻华丽窗饰,内绝无半点尘埃,地板与枱光亮如玻璃,其所用佣人十八名,料必终日不暇也。尤可惊人者,其装饰不及於俗,各物均朴实坚固,家俱与门扇俱镶大理石,与所闻东方人家大相悬殊,始恍然於往日之拟议者为不伦矣。余经往通屋看过,房间如此之多且大,自己亦不知在屋内何处。屋内有院子两所,第二所甚似夏天花园。……余告退后,艳羨其起居实胜吾人,未免内愧,吾以为欧西不习礼法者尚须学远东贵族家起居法则也。1905年 4月 16日记。(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第 115—116页。)

② 徐希曾还保留着母亲的一张放大照片。

③ 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六十三岁记:四儿建侯随傅兰雅先生赴美国肄业。光绪二十七年(1901)辛丑六十四岁记:五儿超侯二月二十五日随女先生戴娘娘由沪赴英肄业,戴先生年近六十,来沪已三四十年来,乘德公司轮船去,船费五百零五两,衣服四百余两,学费千两,书金四百五十两,来去水脚九百两,合三千两。傅兰雅先生经营四儿建侯学费是年开销报单每年约 1750两。(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第 98—99页。)

奉铁路总局的局长。^①

徐雨孙

徐廷爵的儿子。也留学美国，信仰基督教，属安息日会。回国后在上海安息日会工作，后来当上会长，人称“徐牧师”。80年代后去美国，受很大礼遇，要他留在美国，但他执意回国。1995年去世，享年90岁，被称为爱国的宗教界人士。妻子庞心铁也信教。但徐润本人不信教。^②

徐超侯

徐超侯是牛津大学毕业的，在国外学习经济贸易专业。他在国外留学时派头很大，与英国王公贵族结交很厚，纨绔子弟，非常奢侈，与英国温沙公爵是密友。一战期间在国外生活很苦。回到上海后，还是那个样子，在名利场名气很大，人称“九爷”（在家族中排行第九）。他回国后不再是西装革履，还是穿长衫袍子，喜欢跳交谊舞，与舞女跳。常去的地方有米高美（第一百货、红旗电影院地方）、新仙林（南京路、江阴路）、维也纳（北京西路）、爱尔兰（长乐路和富民路口），爱尔兰是1945年后开出来的，不许带舞女去跳舞，徐超侯就请徐婉珊帮忙，找了启秀女中的一位女教师去跳舞，后来让学校的教导主任陈招悦知道了，狠狠地批评了女教师，女教师不敢再去了。

徐超侯家住富民路（靠近延安路，多层建筑的旧址）。他还捧梅兰芳。徐家有很多佣人，有一个叫张妈的手艺很好，烧苏系菜，做的炒牛肉片特别嫩，梅兰芳很喜欢吃，常到徐家吃。

徐超侯也喜欢吃，常去卡夫卡西（淮海路和茂名路交界处，国泰电影院往东过去点），是一家白俄开的餐馆。他喜欢吃罗宋菜。当时有一个说法叫“吃棋盘”（即按着马路上的餐馆一家家吃过去），另外常去的地方在澳洲西餐馆（淮海路、襄阳路口），这家餐馆的坐堂小姐叫朱丽亚，葡萄牙人，非常漂亮，徐超侯很喜欢。还有天鹅阁西菜馆。但晚年他喜欢吃烙面（放黄油）、奶油鸡丝汤（里面放火腿）。徐超侯即使一个人在家吃饭也很讲究，餐桌餐具的布置摆放决不马虎。

徐超侯回国后没有开过公司，除继承的遗产外，也兼做经贸业务的顾问，还有 Inot女中、中西女中（孙女辈有在该校读书的）和几所大学的顾问。徐超侯的英文很好，已经英国化了。苏州话、北京话讲得都很好。上海解放后，陈毅也听说“九爷”，称他“万宝全书缺一角”，曾让秘书打电话让他去，他没有去。后来到上海文史馆做研究员，每月两三百元的收入，当时一个家庭每月70元就可以生活得很好。因此他的薪水是很高的，最后还有张妈一个佣人。

1966年北京来的红卫兵批斗，红卫兵让他写检查材料，他写得不合要求，红卫兵很生气，就把他

^① 徐廷爵 (Chu K inhow)，字建堦，广东香山人，美国纽约伊士文商业学校 (Easman Business College (1902)) 商科毕业，乌毕佛纺织学校 (New Bedford Textile College (1905)) 毕业，前清花翎二品衔，分省补用道署，奉天劝业道金事，历充奉天矿政调查局总办，农工商部议员，津浦铁路提调，升充会办，民国二年一月任京奉铁路副局长，升任局长，正阳门工程监修，内国公债局董事，现充工商银行沪行经理，曾授二等大绶嘉禾章，二等文虎章，二等大绶宝光嘉禾章。(Leaders of Commerce Industry and Thought in China compiled by S. Ezekiel Published by Geo. T. J. Boyd Shanghai 17th March 1924 P. 98.)

^② 徐华，字雨孙，景纶衫袜纺织厂股份有限公司常务董事兼总经理。1906年生于天津，原籍广东中山，为已故见堦公之子，雨之公之文孙。见堦先生为我国铁路界先进，曾任前京奉铁路局长多年。徐君先在天津唐山等处求学，1920至1924年留学英国里丁莱登派克高等学校 (Leighton Park School)。1924年回国，入景纶衫袜纺织厂股份有限公司任事，该厂成立于光绪二十二年，由徐君祖父独资创办，为中国首创织造内衣之工厂。1917年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1932年徐君任该公司经理，历年贡献殊多。近年风行海上之金爵牌909网腋麻纱汗衫，即徐君设计创制新式内衣之一。现任国华工业投资及华泰电机等公司董事。徐君系忠实的基督徒，现兼任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中华总会上海办事处主任，并曾主编该会出版之《时兆月报》多年，嗜好文学，在英求学时曾被推为学校文学研究会会长。办公地址：四川路33号景纶衫袜纺织厂股份有限公司，工厂：溧阳路284号，住宅：上海愚园路520弄19号。译有《世界之希望》(HOPE of the World)一书。(李元信总编纂《环球中国名人传略：上海工商各界之部》上海环球出版公司1944年版，第79页。)

从沙发上拽起来，再扔回去，不停地折腾他。他因惊吓过度中风而死，八十几岁去世。他只有两个女儿，一个女儿到美国了。另一个女儿叫徐希泉，博古通今，精于女工。终生未嫁。

徐希泉

徐希泉做菜好、绣花好、画画好，启秀女中毕业的。天天应酬于当时上海的名门望族中，知道的掌故特别多。与尹桂芳、梅葆月都是好朋友。尹桂芳过生日，她画了一幅桂花图送给她。与唱小生的越美缙关系很好，越美缙还到她家去拜年。她曾请徐希曾夫妇到国际饭店 14 楼吃烤鸭，也请了杜月笙的五儿子杜维翰，杜是个大胖子，当时住现在的妇女用品商店上面的房子。徐希曾的一个远房表姐嫁给杜维翰。徐希泉也是上海的名媛，与陈时法有交往。

徐希泉对昆曲、粤剧、京剧都很熟悉。当时拍粤剧《红楼梦》时，背景都是请徐希泉绣出来的，她绣花是在一个很大的长方形桌上，类似苏绣的绣法。徐希泉和徐希曾的关系不错，每年初一，徐希曾都到“五娘娘”家拜年。1978 年，徐家有人从美国回来，就到徐希泉家吃饭，徐希曾夫妇也应邀同去。徐氏夫妇回忆：小菜做得很精致，豆腐、酸辣菜做得都和外面不一样，又好看又好吃，烟熏蛋、虾球、牛肉丸子，做得都是别具一格，外面吃不到的。改革开放后，她家里还留下以前的杯托盖碗（成套的），历经“文革”浩劫，很少有人家能保留下来的。徐超侯去世后，家中失去了经济来源，徐希泉还和张妈一起到人家里做宴席维持生计。但她从来不肯把自己的手艺教给别人。徐希泉死得很惨，有心脏病，最后精神错乱，1985 年秋去世。她精神错乱可能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是张妈于 80 年代初去世后，她一个人孤零零的；其次是被人欺骗，“文革”抄家后幸存下来的一点东西又被人骗走，因为祖宗遗传下来的东西寄托着她很深的感情，内心非常心疼、气愤；三是因为她怕人欺，自己放弃了一楼四五十平米的大客厅，到最上面的阁楼中居住，生活更加冷清。

徐希泉去世后，梅葆钊送了花圈。尹桂芳自己开车来参加的追悼会，许多上海的名人都送了花圈。

徐婉珊

徐润的长女徐婉珊当启秀女中校长，很洋派，领养了很多欧美人的孩子，住学校里面二楼两间房子，有内阳台。她暑假里过生日，过生日都吃西餐。她崇洋很厉害，家里都是外国人。直到她七八十岁时才想收养一个中国的孙子。她很喜欢徐希曾，但徐希曾很怕她，到她家里去住，单独睡一个房间，睡在大铜床上，半夜逃回去了。

启秀女中原在虹口，八一三事变后日本轰炸虹口区的房子，学校搬到淮海路。启秀女中不是教会学校，但基督教意识很浓，出资人是徐婉珊，她本人是基督教徒。她办学得到兄弟姐妹的支持。徐润重男轻女，女儿都没有接受学校教育。徐婉珊接触西式教育主要通过西方的女家庭教师，不只是教外语，还有西方科技知识。启秀女中一直办到“文革”前，徐婉珊于 40 年代去世。^①

徐婉珊已经与杨从之订婚，但还没有成亲，杨就遇海难去世了，对她打击特别大，几个妹妹也因

① 启秀女子中学，霞飞路 634 号，1937 8 ~ 1956 校长或创办人徐婉珊。变动情况：1905 年 2 月创办启秀中西女塾于爱而近路，1910 年设初中部，1931 年改名启秀女中，1956 年与正行合并，改名十二女中。（上海市卢湾区志编纂委员会编《卢湾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849 页。）为支援新四军抗日斗争而英勇牺牲的茅丽瑛烈士曾在启秀女中学习和任教。启秀女中重视英语教学，数理化及高中世界历史均使用英文版教材，而英语教材多采自名著，尤重课外读物及作业。（上海市卢湾区志编纂委员会编《卢湾区志》第 840—841 页。）光绪三十二年（1906）徐婉珊开办的启秀中西女塾迁来老靶子路（今武进路）后又迁至海宁路，翌年加办中学，改称启秀女中。一二·八、八一三两次战祸中，境内立达学园、爱国女中、怀恩中学、澄衷中学、麦伦中学、粤东中学、启秀女中、崇德女中等均遭日军轰炸、炮击，其中立达学园、爱国女中两次被毁，粤东中学（时校址广中路水电路）被日机炸成废墟。不少学校被迫停办或外迁。教会学校和私立学校偏重英文，当时的启秀女中每周排英语课 10 节，高中许多课程教本用英文原版。（上海市虹口区志编纂委员会编《虹口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989、992 页。）

此都终生未嫁，徐润五个女儿只有徐琳结婚了。她们一直生活在山东路，经济上的来源有两个：一是房地产收入，一是一些公司的股票收入。

[口述者简介] 徐希曾，徐润的曾孙，曾任职于上海交通大学，已故。

[整理者简介] 张秀莉，助理研究员，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 200235

(责任编辑：沈洁)

编者的话

本所开展“上海城市研究”已历有年，驰名中外学界，口述史资料的收集是其中一个重要支点，宣传、发表其最新成果，是《史林》杂志的责任。于是，继2004年和2006年之后，我们又以增刊的形式，推出了第三辑口述史研究专号。篇幅也从每辑20余万字，扩展至30万余字，今后将视收集、研究和编辑的实际情况，对每辑的容量再进行调整。

综观三辑所刊文章，“不拘一格，兼容并蓄”可谓是基本特征，所涉内容上至国家大事，下到花鸟鱼虫，纷繁杂陈，丰富多彩。根据已获得的反馈，不仅学术界人士爱读，社会各界人士也颇有好感。

随着国内学界口述史研究的日臻成熟，今后，我们将着力于体例的规范化，除了“口述——采访——记录——注释”这一典型的口述史样式，以及口述史理论探讨外，原则上将不再刊发回忆录、自述，以求名副其实，并与海外学术界的研究现状适当对应。

我们期待各界人士积极赐稿。

《史林》编委会
2007年11月